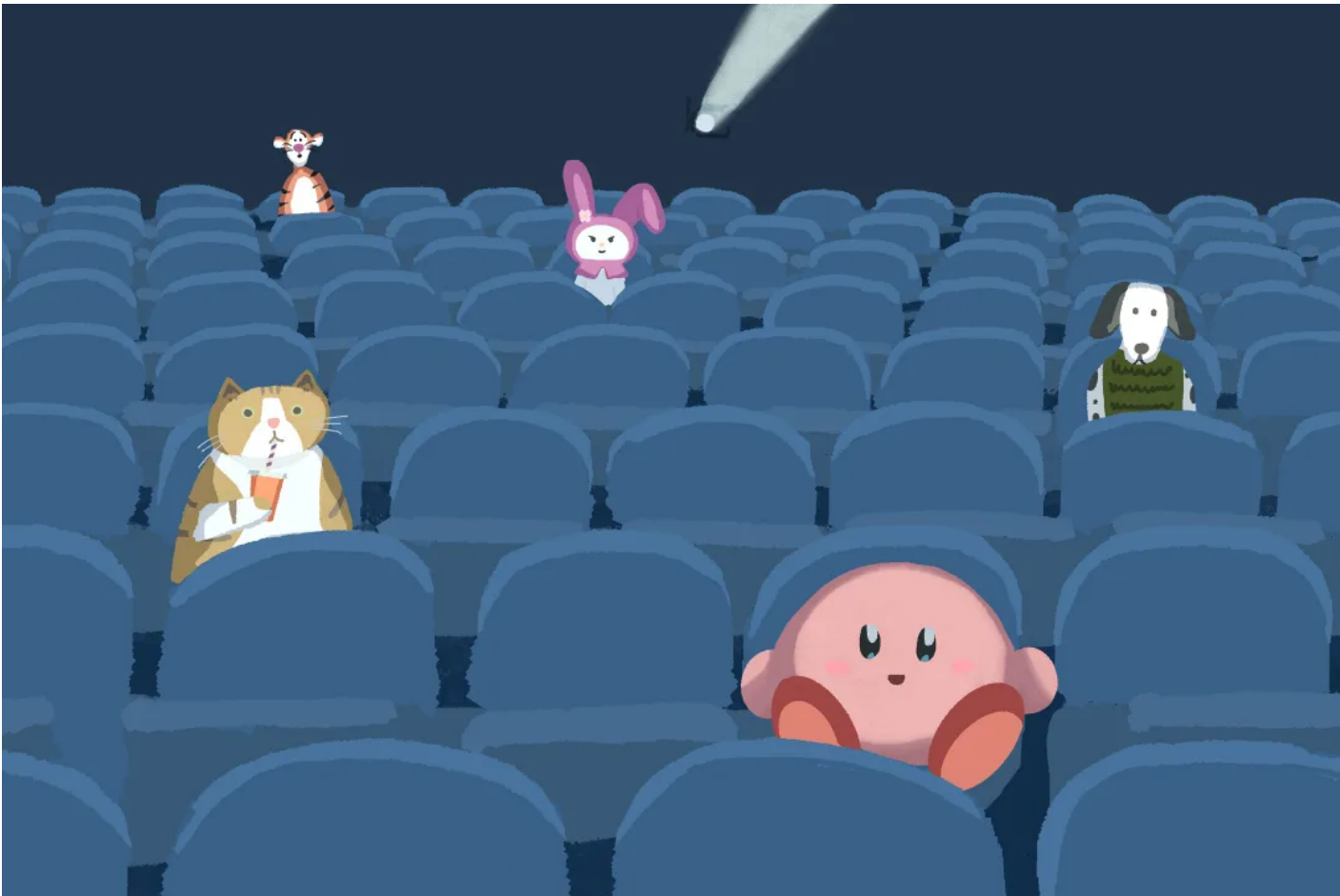


【奧斯卡2025】蕭條也好，奧斯卡也罷，當我們談論電影時

對電影的焦慮和負面消息，似乎超越了電影本身帶來的熱鬧，電影在我們的生活裡還有位置嗎？我們在今天如何看電影？我們還在乎奧斯卡嗎？



Mantha Mok /

【編者按】疫情之後多了很多電影工業不利好的消息，身邊卻似乎少了關於電影的熱烈氛圍。有的電影票房大獲豐收，有的戲院揮手與觀眾告別。我們在一則一則新聞之間，常常互相問詢，是不是沒有人討論電影了？是不是電影沒過去那麼重要了？是不是民眾對奧斯卡的討論度也不如以往了？

去電影院看電影，這一種文化生活方式，應該怎樣討論呢？假如去除權威，去除門檻，也去除冷眼旁觀，電影在我們的生活裡如今處在怎樣的境地？

我們訪問了五位不同背景的觀眾。聽他們講述自己的觀影經歷和體驗，講述電影在他們的生活裡為他們帶來什麼。試圖探尋電影在這個喧鬧的世界裡佔據怎樣的位置。

在過往，有很多業內電影人，很多專業影評人分享過了自己對電影的熱愛及看法。不過，電影應該還有更廣闊的觀眾群，更複雜的語境，更具體更豐富的角度，與我們的生活發生關係。這五位觀眾怎樣開始看電影，怎樣感受所謂的蕭條溫度，怎樣看待正在進行的奧斯卡？我們一起聽聽他們的看法。

恰恰 關注性別議題，LGBT和女權議題的自由撰稿人

恰恰

關注性別議題的LGBT和女權議題的自由政搞人



端傳媒 Initium Media

中學時，寒暑假的前一天，下午到晚上的晚自習，大家都沒心思學習了。來我們學校代課的年輕老師當值，就會在教室裡給我們放電影看。一位老師放過之後，我們又去跟其他老師也提出這樣的要求，這後來好像成了一個默契，我就這樣看了《三槍拍案驚奇》和《後天》這些電影。

那時特別風靡世界末日的傳言，我對災難片產生了興趣。《後天》看過，我又去電影院看了同一個導演拍的《2012》。之前很少看這樣的視覺展現，看到那些冰天雪地，洪水滿天的畫面，人在災難面前差一點被吞噬的壓迫感，那種刺激和感受觸動了我，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後來大製作的電影看的多了，其實很多其他電影也會有這樣的刺激，我就慢慢失去了對災難片的興趣。

“看電影可以告訴我那些我不了解的歷史，文化，或者觀點。我很喜歡的紀錄片導演梁英姬拍在日朝鮮人的狀態，一部以父親為中心的《親愛的平壤》，一部以母親為中心的《湯與意識形態》。我被這兩部作品所觸動，也開始關心在日朝鮮人的處境。

我在的城市很小，電影院的資源不多，上映的片目基本都是商業電影。學生沒有太多可自由支配的金錢，除此之外還有課業，我們的選擇也很有限。那個時候去看電影不是一件很日常的消費。我的日常是每天上學放學走到鄰近的小書攤，看看最新的雜誌。韓寒和郭敬明辦的雜誌正流行，還有《青年文摘》等等，很多人在那買習題冊，我就會把我想看的雜誌帶走。這是我日常的消費。

在我心裡，看電影是一種社交活動，看完電影之後的交流和討論，我都當作整個觀影體驗的一部分。假如一部電影我一個人看完就結束了，好像也沒什麼意思。直到現在，我都很少一個人去電影院。學生時代我常常約著表妹和同學一起去，如今多數和我的伴侶一起看。以前不太關注影展這些消息，現在她會拿回小冊子問我，我選一些，她選一些，多數重合的電影，我們就一起去看。那些講述我關注議題的電影是首選，比如LGBTQ的議題，或者性別和女性主題的電影。

我也和我父母一起看過不少電影。有一年春節假期，《流浪地球》上院線了，打招牌自己是中國第一部科幻片云云，我想父母輩很少看3D電影，就帶著他們和我大伯一家人買了票。我爸散場之後

說，中間特別想睡，可以想到票花很多錢買，硬撐著不讓自己睡著看完了。另一次是和他們一起在串流平台上看《82年生的金智英》，我在香港的院線已經看過一次，回到家再和他們看一次。

這個過程還挺戲劇化的，在看這部電影的前後那幾天，我跟家裡出櫃了，看完電影之後，我爸很可愛，看完電影的第二天早上，他寫了很長的觀後感，發在我和父母三個人的群組裡。大意是說，這個媽媽確實很辛苦，產後抑鬱很慘，可是那個男主角也挺體恤的，這個時候有一個家庭家庭幫你撐過那一段時間也挺好。

我的生活最近有一些混亂，在這個混亂的狀況下，電影就不太出現了。有一天我的伴侶突然在家裡大喊，「我很久沒去過電影院了，好崩潰！」我們就去看了《南韓民主家政課》。往年生活秩序還比較正常的時候，我們也會關注奧斯卡，可是今年比較難。《隔壁的房間》我還沒看。大家討論很多的《黑箱日記》，是最初發行的時候，有朋友買了串流平台上的付費pass。到現在已經有些久了。我喜歡伊藤在裡面很清楚地表達了自己的狀態，懷疑自己被竊聽，反覆訴訟找證據的過程。

這些電影會讓我去思考，導演怎樣去講述這一個故事，結構怎樣去安排，或者怎樣在一個議題裡穿插別的議題來進行敘事。這些對我自己寫稿或者構思自己的創作時是很好的思考。另一個層面是，看電影可以告訴我那些我不了解的歷史，文化，或者觀點。我很喜歡的紀錄片導演梁英姬拍在日朝鮮人的狀態，一部以父親為中心的《親愛的平壤》，一部以母親為中心的《湯與意識形態》。我被這兩部作品所觸動，也開始關心在日朝鮮人的處境，去日本的時候還特地去看了他們的一個博物館。當然還有在我正常的生活裡，電影院是我的一個社交場所，一部電影如果同時在電影院和串流平台上，我也可以在串流平台看，不過要是大家約著一起，我會願意和大家一起走進電影院一起觀看這部電影。

看到那些蕭不蕭條的說法，我自己的原因確實少去了電影院，但也有部分原因是現在很多電影不是特別激發我要看的好奇心。在我家鄉的那個小城市，以前過年會把看電影當成一種整個家族的活動，但今年過年沒有這樣的氣氛。我問表妹要不要去電影院看電影，表妹說，買了bilibili大會員，我們就在bilibili上看吧。

雪浩 身在台灣，文學創作者，大學研究助理

雪浩

身在台灣，文學創作者，大學研究助理。



中四之前我比較少去戲院，一來比較沒有零用錢，第二可能也是沒有那樣的氣氛。小學時都是家人帶我去，中四開始我就比較獨立一點，多了自己去。大學是我去戲院最頻繁的時候，有時一年可能接近一百場，現在因為時間關係，一年大概有三十次。

我第一套印象深刻的電影並不是在戲院看的，而是看明珠台重播《星球大戰》，之後在戲院做經典重映，我又再回戲院看。中學時期我在戲院看了很多大陸的文藝片，比如張藝謀的一些作品，在香港的小部分影院也會排片，不少我都在灣仔的影藝戲院看過。有時候他們放映一些很有趣的藝術片，曾經有一部大陸電影叫做《背靠背，臉對臉》，諷刺改革開放之後的政治生活。也看了台灣的侯孝賢和楊德昌，魏斯安德森和路蘭的電影也對我很有啟發。

🗣️ 現在電影的質素比過去差了嗎？也不一定，每個時代都有幾部特別好的電影，也有幾部比較差的電影。沒得比較。電影技術進步了，演員的演技，電影的劇情，綜合質素比以前更好嗎？那也不一定。

我總是優先考慮看自己喜歡的導演推出的作品，他們的新戲我會先看。近年我很喜歡西班牙的艾慕杜華，還有大陸的賈樟柯和婁燁。

婁燁《一部未完成的電影》很特別，講了一個大陸很敏感的題材。它說回了Covid 19的時期，以戲中戲的形式，講一個劇組重新開啟了未拍完的項目，導演找回之前劇組的班底想要重拍，演員問導演，拍完了沒法上映的電影拍來有什麼意義？我聯想到在戲外，這一部電影中國無法上映，香港也無法上映，電影中雖然沒有直接給出答案，但我可以明白，導演想要給給自己一個交代。為了交代，付出這麼大的努力。婁燁這樣的導演讓人很敬佩。我們都經歷過封城的階段，電影的某些情節，讓我回想到封城時自己看到的新聞事件，那些息息相關的片段，很讓人感同身受。那個節點我人並不在武漢，看到的新聞也不是一手經驗，只是二手，依然讓我有貼身的感受。

那些關於電影行業衰退的新聞，我也有留意到。在台港兩地看電影的體會，兩邊的觀眾人數都尚可，也或許和題材有關係，有的題材，40人的影廳坐兩三個人也有，有的影片像是荷里活大片或者

《破地獄》也會很多觀眾買票，也有坐八九成滿。但確實感到電影市道有受影響，這幾年去電影院，觀眾人數是沒有十幾年前那樣多了。

我有時也在想，是現在電影的質素比過去差了嗎？也不一定，每個時代都有幾部特別好的電影，也有幾部比較差的電影。沒得比較。電影技術進步了，演員的演技，電影的劇情，綜合質素比以前更好嗎？那也不一定。有時一位名導演搭上影帝級的演員，但好像也總有哪些地方怪怪的，演員的演技雖然也不會太差，可他們合作起來就總是有點不到位。每一部戲其實應該要有完整的邏輯和深刻的角度才行。

往年我也關注奧斯卡，但很多事要額外用時間和心機，現在很多東西很難分身。不過《教宗選戰》還是讓我印象深刻的。大部分演員很資深，演技很好，劇情也很緊湊。它超出了普通人對宗教的認知，看了這個選舉過程裡面，也看到很多勾心鬥角的計算、鬥爭、陰謀，呈現了人性的複雜面。那些雖然已經做到天主教高位的人，依然也會有自己的私心。角色所流露出對信仰的動搖，複雜又立體。劇本非常緊實。

每個人的成本不同，考慮不同，戲院有戲院的好處，串流也有串流的好處。就看大家對長時間的藝術形式，或者說長時間的娛樂產品的興趣會不會減退吧。

老實說，以前看電影是沒那麼方便的。通常只有戲院看，另外一個途徑是電視重播，或者是自己租碟，以前有LD，或者是VCD、DVD，它們都競爭不過電影。電影放映過之後，要很久才回在電視重播，出租的影碟也出得很慢。現在很多電影很快就去串流，甚至一些大片也是。

人的選擇多了，想看電影打開串流就有，去戲院，山長水遠，價錢又貴，到底還是串流方便和便宜。這些都會影響到實際的戲院經營。電影本身的危機也有，每個人的閱讀方式和觀看方式，年輕的世代也在改變。我們那一代喜歡看長片，有的超過三小時。新的世代是否能專注那麼長時間呢？可能看短片半分鐘到一分鐘，觀眾的口味若是這樣改變，電影的機遇會更加困難。但只要吸引人的話，像是《沙丘》，三個小時根本不覺得長，很快就過了。每個人的成本不同，考慮不同，戲院有戲院的好處，串流也有串流的好處。就看大家對長時間的藝術形式，或者說長時間的娛樂產品的興趣會不會減退吧。

Françoise 香港大學新聞系研究生，之前在杭州讀書

Françoise

香港大學新聞系研究生，之前在杭州讀書。



端傳媒 Initium Media

從小到大，家裡都不太干涉我的決定。

我所有的興趣愛好，包括我要考什麼中學，基本都是我自己在做主。父母一直很鼓勵我，比如看小說，他們就從不干涉，還會對外表揚我很愛看書。所以我喜歡看電影這件事，他們一直也不太管，只要學習上去就好。我也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相信我可以管理好自己的事。我爸以前會說，看電影電視劇浪費時間，可是從來不會強制我不許看。

六年級的暑假，我沒什麼事情可做，覺得無聊，我不喜歡出門玩，每天待在家裡，就開始自己找電影看。我想是我太宅了。我從《加勒比海盜》看起，然後把那位女主角的電影全部看了一遍。我想，一邊看，還能一邊學英語吧？看的電影大多都是歐美電影。上網搜索的高分推薦都成了參考，自己再看看劇情簡介是否有趣。後來中學的英語老師，時不時在課堂上放一些電影預告片，也激起了我很多好奇心。大學時，每週參加電影社團的放映活動。

當時多數只在家看電影，花費有限。但有一年花了700，我還特地跑了一趟上海電影節。那時鄰近期末考試，還要複習，可是人待在學校太緊張了。我就去上海待了三天，每天看一部電影節的電影。去上海電影節這件事，我並沒有瞞著父母，他們也沒有反對，看上去有些不開心。不開心得來，又好像無所謂。

那一年我太幸運了，一下子就搶到了《悲情城市》的票，另外兩部也順利買到了，一部是洪常秀的《在水中》，一部是齋藤工拍攝的《甜蜜的家》。如果沒人在前面玩手機，我覺得電影院真是一個挺享受的觀影場所。在黑暗中大家一起看電影的感覺，你彷彿可以觀察到旁邊觀眾的反應，聽到他們的笑聲，那是一個產生連結的時刻。

來了香港之後，我每週都會去看電影，也很常看經典重映，很多電影我之前沒有機會在大銀幕看，或者有的老片我想看很久，這些重映都讓我很雀躍。反而想說，香港電影院的人數，比我在杭州時候的多了很多。也許因為當時看的是文藝片，或者時間又是工作日。香港觀眾的素質也高，拿手機出來的現象少一些些。在百老匯電影中心，我常常看到老年觀眾去看電影，這在大陸不太常見。國內似乎還是20-40歲的觀眾為主。

電影票房不如以往之類的新聞，我也看到了。但票房我本來就不太在意，倒是覺得電影的題材變得單一了。前幾年關心的奧斯卡，這幾年也不太追看了。不知為什麼，覺得奧斯卡好像愈來愈無聊了，可能我認識的演員也不太演奧斯卡級的電影了，好萊塢迭代太快，仙子啊很多演員我不太熟悉了。有的女演員年紀大了，不知道是不是有被淘汰的趨勢。

近期讓我感觸很深的電影，是《看我今天怎麼說》。我之前很少關注聾人話題，包括手語和人工耳蝸，這部電影很有社會關懷。但同時，電影給出的感覺比帶出訊息更重要。我喜歡的電影總是會給我帶來一種觸動，之前看《Francis Ha》，一個年輕女孩在大城市裡的掙扎，我覺得可以和自己的生活聯繫起來。這些年我多了留意女性主體的電影，平時看的一些博主和電影推薦，慢慢養成了自己的口味。那些所謂男性本位的電影其實也沒有嚴重地冒犯到我，我只是單純的不感興趣，從看到演員表的那一刻，要是沒什麼女性角色，我就不太想看了。

“在黑暗中大家一起看電影的感覺，你彷彿可以觀察到旁邊觀眾的反應，聽到他們的笑聲，那是一個產生連結的時刻。

某種程度上，我也同意看電影的時候不用想太多，比如我看很多老電影，它們和現在的生活也不見得有聯繫，可我還是會喜歡，單落腳到自己的生活裡，比如一些新片，我還要求會嚴苛一些。伍迪艾倫的電影我曾經也想看，但一想起他養女的那些新聞，又不想了。內容行業的創作者，應該對這個社會的動向，有一些認知和了解吧？有人說多元議題讓電影變差了，我不同意。似乎應該是創新程度，創作慾和表達慾下降了，電影才變差的吧？多元議題與否，在這個語境中，沒有那麼重要。

最近的一些話題之作，多少都有點失望。《阿諾拉》是一部比較平庸的電影，它拿下金棕櫚還蠻讓人驚訝的，故事內核似乎沒有什麼新意，也沒怎麼打動到我。《某種物質》是一次比較糟糕的觀影體驗，看到那些對女性身體的虐待，呈現在大銀幕上，還是讓我蠻不舒服的。熱議的《好東西》，觀影體驗是蠻愉快的，只是有時候，覺得它的力度像空中樓閣，不太真實。

去年我所喜歡的電影，反而是我重看的《最後一班地鐵》，我很喜歡女主角，在高中時期第一次看到這部電影，沒想到重看依然很喜歡。女主角當年的形象很美，現在她這樣自然老去也可以接受，雖然她胖了一些，應該年紀也很大了，只要還在演電影，一切就還挺好。

天林 詩人，寫作者，曾任字花總編輯，已出版兩本詩集

天林

詩人，寫作者，曾任字花總編輯，已出版兩本詩集。



端傳媒 Initium Media

我比較喜歡跟人保持距離。買電影票時，如果座位還有得選，我也不會和其他人太靠近。寧願躺開一點，坐側邊一點，其實沒有什麼大分別，除非坐到太前或太後。甚至，也不需要一定看IMax的，我有時候去一些很小的影廳，放映一些冷門小眾的電影，我覺得都沒有所謂。當然設備不要太爛，可是也不一定非要最強，或者最高級。

關於這個，我最近的體驗，台灣有院線推出了一個screenX的產品，好像是有270度的視野。我看完之後覺得有點多餘。重點還是看電影本身是否有興趣。

我從小就喜歡上去戲院看電影，我住在元朗，小時候父母帶我去的都是大戲院，很清楚地記得自己進入院內看到那個很大的銀幕時，那一種震撼的感覺。即便現在長大了，都依然覺得進入戲院看戲是一種非常享受的體驗。

無可避免我們會看串流，可是串流很難讓我專心，我在Netflix上面看電影，通常都不能一次看完，這在某程度上是不太滿足的。無可避免我們在用電腦的惡時候，可能也會有其他事要做，要麼跟人聊聊天，要麼上網搜索資料。這樣就被打斷了，可是在戲院，你好像是被逼著看完了一整部戲，當然也有機會看到不喜歡的戲，那至少也是一個完整的感受。

到了台灣看戲的日子，除了一些大片或者剛好放假，我遇到不少「包場」的狀況。不少次，場內只有我和另一半，再加零零丁丁幾個觀眾。這也讓我矛盾，一邊想為什麼這麼冷清，一邊又覺得包場看電影的感覺很好。以前那種排隊買票的狀況好像少了。不過金馬影展又很熱鬧，現實是影展或者特別放映多人，院線電影的票房好像真的比較低。

“自己喜歡哪一種電影，我也說不上來，但可以反過來說，我反感的是哪種電影。有時導演好像很想教觀眾一些道理，或者是一種比較高高在上的角度，很明顯想刻意地帶一個訊息出來。

在台灣買電影票，常常遇到像套餐一類的東西，訂票就會送一些海報或者贈品，我通常都會被吸引，因為漂亮的海報設計，為了收藏它而買票支持。那些喜歡的題材就更想看了。反而是強調視覺

效果的大片，我覺得未必需要在電影院看，它們好像不需要一個令你不能分心的空間，你現在不看，等到上了串流之後也可以。那些緊湊的，視覺很精彩的電影，有懸疑和娛樂性，你不去戲院也看得下去。如果是慢節奏的，反而會沒了耐性。

看電影，一邊是感性的收穫，一邊可以讓我知道很多東西，令我代入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空。有時會特別在意攝影和音樂好不好，有的時候還會把配樂單獨拿出來欣賞。

自己喜歡哪一種電影，我也說不上來，但可以反過來說，我反感的是哪種電影。有時如果覺得導演好像很想教觀眾一些道理，或者是一種比較高高在上的角度，很明顯想刻意地帶一個訊息出來，我不知是是否每個人都有這種感覺，但若是我察覺到了，就會比較厭惡。

假如電影能夠自然地去呈現一些內容，具備相當的完整度，你可能知道它背後會很多考量，無論是細節還是整體佈局，它拍出來會令到你覺得很圓滿，至於故事是否特別，或者前所未見？我不一定需要這種驚奇。

“戲院和串流的張力，可能也有點像實體書和電子書的張力。書本的感覺是立體的，我們很簡單的前後揭頁，就能感覺到那個份量，感覺到內容的延展，它跟我們的身體比較緊密，電子書是平面化的，更有利於碎片化的吸收。

前陣子我在台灣看的文德斯影展，之所以深刻，看《完美的一天》時，剛好是新年，它的情境很打動人。《慾望之翼》《巴黎德州》，看完覺得真是經典。同樣令人打動的還有李安的電影，他的電影我在大銀幕看的不多，有好些都是在串流看的。

戲院和串流的張力，可能也有點像實體書和電子書的張力。書本的感覺是立體的，我們很簡單的前後揭頁，就能感覺到那個份量，感覺到內容的延展，它跟我們的身體比較緊密，電子書是平面化的，更有利於碎片化的吸收。串流也是，可以偶爾看，也可以同時看其他，還可以加速，但戲院沒有這些。不過電子書也有不同串流的地方，電子書也可以很專注，它始終呈現的是文字。

自己好像沒有資格談論今年的奧斯卡，太多電影沒看了。我喜歡《粗獷派建築師》，《巴布狄倫：搖滾詩人》就真的一般般。兩者都算是有不少人討論，也有話題度。對獎項不是不想湊熱鬧的，就像看書一樣，一名作家拿了一個國際級別的獎項，你也會想要認識這個人。尤其哪位導演可能在得獎之前比較陌生，或者是新導演，也會讓人更加留意。

看著戲院逐漸結業的愈來愈多，不知道為什麼，好像我又不會擔憂到很厲害。不管怎樣也會有戲院的吧？可能只是少一些，或者特定場合的影展，影展總會有的，影迷數量真的不少。無論是情感收穫，還是感官體驗或者儀式感，社會總是有需要。未必式微到很嚴重，儘管文化是愈來愈弱，這好像是無可避免的，我不會去到太過悲觀。

許多，文化研究者，數字遊民，暫居上海

許多

文化研究者，數字遊民，暫居上海。



端傳媒 Initium Media

古人所說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以前覺得自己讀萬卷書還可以，行萬里路做的比較少，最近也想尋找自己的人生熱愛，所以走了很多地方。然後對生活也有蠻多新的理解。

這與我在上海讀書的時候相比，生活方式不太一樣了。學生的金錢和時間都有限，住的地方比較遠，比較封閉，疊加前些年疫情的因素，自己一直心裡面有一些遺憾，就覺得好像做一個年輕人，沒有在這個大城市裡好好地玩，交友，跟不同的人接觸。

最近像是生活打開了一片天地，倒不是說我有多麼的崇高，或者是有多麼深刻的變化。就是有一種一個普通的年輕人在大城市裡面玩的那種進步。所以最近看了不少電影，看了很多演出，認識了很多新朋友。

“現在這個世界發生很多變化，很多危機，電影作為一種媒介，作為一種藝術形式會怎樣回應那些新的問題，現在我希望多看新片，不是從審美看，而是從思想和社會形式的變化這些角度來看。這兩種方式的改變跟我本身生活方式的改變連在一起。我在其中其實有很多的困擾。

看電影最近我有蠻大的改變，以前我和另一半會待在家裡看很多東西，但最近我們在家沒怎麼看電影，看不下去了。一個是注意力不是很集中，一個是我總感覺現在全球的新電影都基本上都比較疲弱，很多電影在家裡面看不看好像都不是太大的影響。反而來到香港，百老匯電影中心是我這兩年看最多電影的地方。

過去看電影，核心的目的，就是想要自己多學經典，學經典的人，學經典的電影。現在自己年紀不小了，經典的電影已經成為我養分的一部分。現在這個世界發生很多變化，很多危機，電影作為一種媒介，作為一種藝術形式會怎樣回應那些新的問題，現在我希望多看新片，不是從審美看，而是從思想和社會形式的變化這些角度來看。這兩種方式的改變跟我本身生活方式的改變連在一起。我在其中其實有很多的困擾。老電影很多當時很好的，它離我的生活狀態，離我的感覺現在比較遠。我就更希望多看當代的創作，當代的小說，當代的電影，還有新的音樂。

在看電影上我比較頑固地支持影院，有影院在電影就不會死，如果沒有影院我覺得什麼流媒體都沒有用。在電影院的黑暗裡，不能快進，不能後退。我喜歡這種感覺。我找另一半，如果在這方面沒有共同愛好，我也沒有辦法拍拖。我和另一半堅定沒有訂閱任何國內流媒體，因為實在太爛了。

電影票房的下降，工業的蕭條和下坡路，總的判斷我是同意的。我有一個「暴論」，當代世界的文化革命遠遠落後於技術革命。在這個大的命題下，電影的數字化，新媒介發展非常快，可電影能夠傳達的新的文化想像，總的來說是絕對落後的。不管是好萊塢還是中國，也有一些現實的因素，比如好萊塢的罷工，電影節面對身分政治議題和戰爭的衝擊無所適從，這些現象是一體的。

電影對很多人來說，只是娛樂的一種，現在可以玩抖音，可以打遊戲，人們會覺得為什麼要看電影？短劇對他們也很有吸引力。電影不一定是通俗文化，可能變得有點高級文化了。我有時候會給我媽媽買電影票，她還是讀點小說的，我給她買過《如父如子》《花樣年華》，近期有《破地獄》。我們要看點好的文化。

昨天我看了《隔壁的房間》。一位女性得了癌症，另一位女性在陪伴她。這中間還有一個男性角色，兩個女生都和他談過戀愛。這個男性角色在後面有一通非常犬儒的，很憤世嫉俗的表達，說這個世界要完蛋了，氣候要完蛋了，政治要完蛋了。其中一個女性說，即便如此，也要有生活的樂趣，要有愛。

這很打動我。作為一個男生，確實是很容易灰心喪氣。遇到一些事情，或者不好的遭遇，就覺得我的人生要完蛋了，這個世界也要完蛋了。容易灰心喪氣，容易憤世嫉俗和尖刻，好像我能夠洞穿這個事情。電影裡面女性角色的樂觀讓人動容。這個世界確實有很多危機，我們可以和一百年前比嗎？我們是不是在誇大當代世界的困難？我看完之後寫了幾句：男人就是灰心喪氣，但女人攜手向前。

“我理解的是一種很殘酷的樂觀主義，我知道這個世界可能短時間不會變，可能會越來越壓抑。但是它依然還有那種很強的生命能量在生活。又是一個男性很灰心，女人往前走的故事。這是我理解的一種女性主義。

無論如何也要向前走，這就是這部電影給我的啟發，這不是一個答案，而是它給我應對現狀的另一種方式。

《阿諾拉》也是。女主角要跟男生結婚，難道她自己不知道這個事情是要破滅嗎？她知道，但是她不得不樂觀。我理解的是一種很殘酷的樂觀主義，我知道這個世界可能短時間不會變，可能會越來越壓抑。但是它依然還有那種很強的生命能量在生活。又是一個男性很灰心，女人往前走的故事。這是我理解的一種女性主義。

這個世界是很複雜的，我不認為一件事情是由A導致B。電影的蕭條也好，是有很多原因的。如果不分析媒介的形式的话，光從內容，有人說dei讓電影蕭條了，這個說法是他自己從內容分析，可蕭條應該還是主要跟媒介有關。

橫向的電影要怎麼跟豎屏的刷短片相比，不能快進不能後退和一刷一整屏相比，它是媒介的變化。人怎麼通過一個電影對這個世界有整體性的認識，而視頻是一種碎片性的拼接式的方式。電影的形式比較重要。

“說一個什麼東西要完了，這也挺男人的。要完了，要亡了，好像會顯得很深刻，很洞穿，很清醒。現在我不太接受了。這個世界再完，我們也得生活，也得有愛和熱愛。

我只能代替我自己說，電影的公共性還在。它還是有它很大眾的部分。一個做出版的同學說在中國大像我這種持續地看新的翻譯小說的人群，不超過兩萬人。但哪怕是個文藝片，賈樟柯的文藝片也不至於只有兩萬觀眾吧？電影還是有它的公共性，有能夠傳播的廣度。包括《好東西》這樣的電影，可能有很多缺憾和不足，但它能夠激發更大規模的討論，我覺得這是它的公共性。

說一個什麼東西要完了，這也挺男人的。要完了，要亡了，以前我可能比較buy這種東西，好像會顯得很深刻，很洞穿，很清醒。現在我不太接受了。這個世界再完，我們也得生活，也得有愛和熱愛。有電影，和文學。